

黄岩：开启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模式

丁美科

安徽的土地是值得骄傲的红色土地，从安徽这块红色土地上成长起来走出去的英雄儿女，慷慨悲壮、不怕牺牲，为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、为新中国的建立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一大批描写、歌颂革命斗争中英雄人物、英雄事迹的红色文学应运而生，思想水平、艺术水平总体较高，堪称壮美的文学旗帜，是整个中华文学大花园里的灿烂珠宝。

在2021年7月1日《中国艺术报》之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》第27版，刊登了安徽省社科院原副院长、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唐先田的署名文章《壮美的文学旗帜——安徽红色文学概述》，对安徽的红色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：

在诗歌创作方面列出陈独秀、张恨帆、田间、严阵；在小说创作方面列出蒋光慈、陈登科、黄岩、吴树声、廖彦周、边子正、季宇、于寄愚；在散文、报告文学方面，列出195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野火烧不尽》和《在艰难的岁月里》两本书，以及安徽省文联编创出版的《安徽革命回忆录》，并指出廖容标的《黑铁山下的抗日烽火》和《转战在胶济线上》，以及黄岩的《记河西农民起义》、傅绍堂的《一支铜枪队的诞生》、李务本的《冲出重围》等等都是红色文学中的珍品。

该文两次提到从六安走出去的革命家黄岩（1912-1989）。黄岩原名黄家银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原安徽省第一任省长。1912年8月，出生于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黄巷村一个贫农家庭，1929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，都能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，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黄岩不仅是一位革命家，还是安徽红色作家里的一面旗帜。黄岩创作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姐妹篇《在狱中》、《到敌后去》以及散文回忆录《记河西农民起义》。唐先田指出：《在狱中》、《到敌后去》这两部红色小说还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模式，即“革命家+作家”创作红色文学作品的模式。由此可见，黄岩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。

《在狱中》是黄岩与吴树声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，初版署的是笔名“家声”，这部小说是黄岩提供资料或口述当年革命斗争的经历，由吴树声进行记录整理，进行艺术加工而成，1958年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及好评。《在狱中》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一批革命者在国民党监狱里英勇、机智斗争的故事。那时革命斗争形势严峻复杂，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叛徒的出卖、战争的失利或其他原因，不幸被捕入狱，敌人的种种酷刑和斗争丝毫没能动摇他们的坚强意志。他们一面同敌人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，一面刻苦学习文化。这部小说描写了共产党员鲁品山临危不惧、巧妙打破敌人的层层封锁，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。黄岩和吴树声二人共同创作的另一部小说《到敌后去》是《在狱中》的续篇。

自传体小说《在狱中》《到敌后去》也是黄岩革命生涯的写照。1932年5月，红二十五军占领正阳后，解放了霍邱县城，黄岩任霍邱城关区委书记。7月6日，国民党部队对霍邱城狂轰滥炸，直至13日，霍邱城内1000多名共产党员被俘虏，黄岩也在其中。1932年7月，黄岩被俘后转送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。

狱中5年，黄岩不失时机地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，从识字开始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不仅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，后来连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等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也能读懂了。他在狱中坚持斗争，针对监狱的虐待，狱中临时党支部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、串连、发动，于1934年5月9日组织全监开始绝食斗争。作为支部成员之一的黄岩，在发动和领导这次罢饭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。经过谈判，狱方终于接受了所有条件，至此，斗争胜利结束。黄岩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出了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，从而在难友中的威望也更高了。

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，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。8月28日，作为南京中央陆军监狱第一批被释放的政治犯，黄岩身穿囚衣来到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，受到叶剑英、李克农等的接见，并在办事处负责联络出狱同志。9月底，根据党中央的安排，黄岩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。《在狱中》正是根据这段经历创作而成。

星星之火，以革命之志，再唤起人心所向；火焰之烈，以铁骨之脊，再忆起山之大别；时间之隧，以杜鹃之唤，再燃起硝烟漫漫……如今，让我们记住黄岩这个名字，重读他的作品，相信我们的心灵一定会受到震撼和洗礼。



金秋鲶鱼肥

陈士润

秋后的黎明时分，天空渐渐放亮，太阳温暖而柔和，远处湖面上阳光与晨雾交织在一起，显得如诗如画；赤足走在窄窄的田耕上，听着秋虫的吟唱，吮吸着田野里泥土散发的芳香，一阵阵清爽的凉风拂面，顿觉心旷神怡、神清气爽……

那是1982年的暑假，我刚考上高中，正巧表哥上城关来买化肥，临走时邀请我去他家玩玩放松一下心情，我正求之不得，在征得父母同意后，随着表哥来到城东湖边的姑妈家。

城东湖波光粼粼，烟波浩渺，风景如画，气候宜人，湖边恬然宁静。那时候农村才实行联产承包制，多种经营模式如火如荼地开展，房前屋后种植的梨树、枣树结的梨枣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点小钱补贴家用。两天后的傍晚，表哥神秘地对我说：“跟我一起捉泥鳅去？”“捉泥鳅干嘛用？”“去了你就知道了。”于是我跟随着表哥扛着抄网来到村里水塘边，不大一会儿就抄了一大堆泥鳅，说起也怪，表哥把大泥鳅全部扔进水塘，只留下了几十条小点不带回家了。

晚饭后，表哥抱出几条十几根竹竿，不粗不细、不长也不短、竹梢尖尖的，竹梢前半部大约70公分处用火烤弯，使之垂弯约60度，梢头系上尼龙绳，再栓上鱼钩，然后用鱼钩串上那些小泥鳅，足足两个小时才全部串齐，他起身扛起这一堆竹竿对我说：“跟我一起下湖吧。”皎洁的月光下，我们两个走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，路两边田野里蟋蟀、蛐蛐、油葫芦、纺织娘、金铃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汇集成秋晚特有的交响曲。我在岸边看护，表哥拿着竹竿在齐腰深水中，每隔四五米就扎下一个竹竿钩，让鱼钩停留在水中大约二十多公分深处，这样小泥鳅在水里游动吸引“大货”上钩。等把竹竿钩扎完，已经走了不下几里路。

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表哥就把我叫醒了，我一边睡意朦朦地揉着眼睛，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和表哥一起往湖边赶。离湖边还有一段距离，就听见湖里传来“哗啦哗啦”的水响声，表哥激动地边往湖里跑边说：“快！快！鱼上钩了”，连衣服都没顾得换，只见他身背竹鱼篓，拿着小抄网飞奔下水，来到水响处，迅速抄鱼捞钩，那个熟练劲儿，让我在边上看着直眼馋。这一回运气真不错，共计收获大小20多条肥嘟嘟青灰色的野生鲶鱼，看着鱼篓里鲜活丝滑的鲶鱼，我激动地直蹦高。

回到姑妈家，妈妈把中等的、小的鲶鱼让表哥拿到集市上去卖，把两条足足有一斤开外的鲶鱼留下来，说是来几天了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让我尝尝城东湖鲶鱼的味道。中午，妈妈把鲶鱼洗净剁成块状放到盆里，打上鸡蛋清，再拌上少许面粉，准备下锅煎鱼。我纳闷，姑妈居然用肥腊肉煎鱼。然而，当一股别致的香味进入鼻孔，顿时就勾起了我的馋虫。这时表哥也满面春风地回来了，那些鱼卖了10块零4毛钱，他割了一斤肥肉，买了豆瓣、酱油，还专门买了一毛钱的豆腐，有了佐料的加持，一股香气四溢的红烧鲶鱼炆豆腐端上桌，那香味立刻让我垂涎欲滴，也顾不上讲究斯文，这顿大快朵颐呀，直吃得满头大汗、欲罢不能。

俗话说：冬鲫鱼，夏鲶鱼，二八月份吃鲶鱼。鲶鱼是常见的鱼类，生活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的中下层，多栖息在水草丛生、水流缓捷的底层，白天多隐蔽，晚间则十分活跃，习惯于游至浅水处觅食。鲶鱼有丰富的营养元素，包括优质蛋白质和脂肪，肉质细嫩，美味可口；可红烧、清炖、烤制食用，具有补虚催乳、益智、美容及强健筋骨的功效。

事后我才知道姑妈为什么用肥腊肉煎鱼，因为家里实在没有钱买豆油，若不是表哥钓鲶鱼换点钱，买些食材，她这个大姐就要“跌缸”了，当年生活之艰苦可见一斑。故此，吃那顿饭的情景至今仍然让我津津乐道、记忆犹新。

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每天要多次吸氧，却径直扶着梯子往上爬。回京后，王治秋给主持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李先念写了报告，提出保护意见。李先念后来谈到文物保护时多次讲：“你要动它一下，王治秋要跟你拼命命的。”周恩来也多次说王治秋把文物古迹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，谁要想从他那里拿文物送人，就像割他肉一样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国家旅游局要在故宫中利用古建筑开旅饭店，王治秋坚决反对，他坚定地说：不管是谁的意见，也绝不能同意，撤掉我的职，我也不同意！最后只好作罢。

文物保护是一项个性突出的特殊事业，安危都要仗英才。李瑞环1973年至1979年担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指挥，与王治秋没少打交道，王治秋经常要求他停止施工或改变施工路线。修地铁拆城墙时，施工单位要把建国门外的古观象台一起拆除，王治秋坚决反对，并向周恩来报告了不能拆迁的理由。最后，周恩来亲自召开专门会议，确定了保留古观象台的方案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李瑞环作为中央领导人主管文化、文物工作，他在故宫参观“文物精品展”后说：过去搞城市建设，对王治秋也要保那也要保、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，很反感。现在看来，多亏有个王治秋。没有他当时的强硬态度，今天北京城里的文物古迹早就拆得差不多了。《中国文物报》总编辑彭卿云现场听到了李瑞环的讲话，随后在《中国文物报》上作了报道。“多亏有个王治秋”，由此流传开来。

王治秋是一个很正派的人，对文物的感情很深，全心全意保护文物。王治秋也是公私分明，干干净净的人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王治秋和郑振铎共同定了一条规矩：文物工作者不得收购和收藏文物。文博界的老人都公认，王治秋从事文物保护近40年，自始至终不曾染指一件文物，家里连一件复制制的工艺品都不曾摆设。

王治秋集战士、文人、学者、领导于一身，他不仅是位实干的革命家，他的文笔也一直享有盛誉。他的小说《青城山上》和文中的诗歌在解放前就被传诵一时。他写的怀念李大钊、吴可、潘漠华等烈士的文章充满深厚的革命情谊。他对新中国发自内心的热爱，所写的《车如流水马如龙》等散文充满强烈的新旧对比，总是有一种催人奋发的力量。

1987年10月5日，王治秋平静地远行。10月23日，他的骨灰从长城望京楼上撒向群山之中。王治秋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我们党的优秀领导干部，他的思想风范、学者品格、敬业精神和千秋功业，在文博界至今广为传颂。

新馆初成，百废待兴。凝心聚力，革故鼎新。无怨无悔，甘守清贫。锐意改革，陈列展览现百花齐放；更新观念，理论研究呈百家争鸣。探索服务新路，老中青群策群力、呕心沥血；创建文明窗口，令观众喜闻乐见，耳目一新。噫吁兮！任重道远，须风雨同舟，路平坎坷成大道；再接再厉，当奋力拼搏，只将艰难作浮云。

敬业奉献，乃文博界之优良传统；开拓进取，是老区人之革命精神！欣逢盛世，妙手匠心绘宏图；与时俱进，继往开来立奇勋！

王国信

卫兵砸毁了，要他抓紧故宫的恢复工作。王治秋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商定了故宫的整改方针，确定为“原状陈列、个别甄别、文字斟酌”。1971年7月5日，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。

王治秋抓的第二件大事，是举办“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”。1971年春，王治秋给湖南、陕西、湖北、安徽、河南、新疆、山东、北京等1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行文，抽调各地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到故宫参展，并要求每单位出两名工作人员随展。这一活动不仅让文物工作得到一定恢复，而且大量文物干部得以保全。这时的王治秋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，几乎从早到晚和大家干在一起，有时中午就自带馒头等干粮和大家一起吃。外省来的工作人员发现满头白发、一脸苍老的他是一个工作认真、待人亲切的“好老头”，对他都很敬重。

王治秋抓的第三个大事，是《考古学报》《文物》和《考古》三本杂志复刊。当时全国学术刊物一片荒芜，这三份文物类杂志可谓复刊独早。

1971年7月9日，基辛格秘密访华。以此为契机，7月1日，“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”在故宫慈宁宫开展。7月5日，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。7月22日，《文物》等三本杂志复刊。王治秋的三板斧全部完成。

利用这几个大项目，王治秋陆续将文物局在干校劳动的人员调回。王治秋还争取将集中在干校劳动的文化部的不少秀才、笔杆子，调到“图博口”。一时间，文物局所在的老北大红楼群英荟萃，成了藏龙卧虎之地。

70年代，国内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。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臏兵法》竹简，湖南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帛书，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发现唐代简牍，湖北睡虎地出土了秦简，安徽古堆汉墓发掘出汉简等。王治秋决定邀请国内顶尖学者和专家参与对这批出土简牍、帛书的整理工作。唐兰、商承祚等十几位大学者齐聚沙滩红楼。在“批林批孔”的一片喧嚣声中，红楼成了一方难得的学术净土。

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在怀念他的诗中写道：“我 爱 王 治 秋，坦 坦 心 无 私。……十年遭世乱，风义可概见。”在“文革”那样的日子里，我国的文物事业仍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发展，这似乎是个奇迹。它确实是与王治秋同志顽强不屈的努力分不开的。

王治秋对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，特别重视，及时提出保护修缮意见。1975年，王治秋到新疆考察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保存状况，千佛洞的许多洞窟开凿在陡峭的石壁上，只能踩着竹梯上去。王治秋66岁了，

皖西博物馆赋

雨 瑞

吴戈蔡获，又闻血雨腥风厮杀声；秦钱楚币，窥见国计民生之概况；汉陶骨瓷，乃是先祖智慧之结晶。血染红旗一角，点燃燎原星星之火；大刀长矛斧头，铸就一代铁血精英。许慎慎的观虎，当年墨香依稀犹在；旷谨慎的马灯，照亮革命漫漫征程！一件件珍贵文物，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；一个个美丽传说，沿着华夏文化的历史传承！

鲁迅先生》、尽心竭力保护鲁迅故居，为“鲁师身后事业”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。

全国鲁迅文物的保护、鲁迅纪念馆和博物馆的建设，都得到王治秋的热切关注和悉心指导。在王治秋雷厉风行地督办施工下，北京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如期开放。1961年鲁迅诞辰80周年纪念日，他专程瞻仰鲁迅旧居，并留诗一首：“八十年来变化多，三山推倒起沉疴。周翁若见今朝事，笔下风云奏凯歌。”

1949年，王治秋成为主管全国文物、博物馆、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人，担任国家文物局长近30年，现存的文物古迹和文物藏品，绝大部分都是在他主持和策划之下，从旧中国城乡的废墟中抢救、保护下来的；哪怕在极端困难的工作环境中，他都顽强不屈，刚正不阿，为保护文物、发展图博文事业而殚精竭虑。

1951年11月在考虑由谁带队去香港收购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王珣《伯远帖》（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合称“三希帖”）时，鉴于当时香港政治情况复杂，周恩来了解王治秋有隐蔽战线工作经验，因此，决定由王治秋带着马衡和徐森玉两位专家赴港。他们化装成煤炭商人，由澳门乘运煤船偷渡到香港，以48万港币价格将二帖安全购回。1965年周恩来又派王治秋再赴香港，以45万港币购回一批善本书。

在立法方面，王治秋先后亲自参与制定《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》《古迹、珍贵文物、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》《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》《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》等一系列法规。在实施方面，他亲自主持选定由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分级负责的管理体系，并开展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。在培养人才方面，他积极倡议为各地文博单位迅速培养一批文物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，使文物事业逐步走上法制化、规范化的轨道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他最初作为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”被打倒，尽管身处逆境，但他总是坚持以文博事业为重，不顾个人安危，表现出一身正气。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名把他从咸宁干校调回北京主持全国图博工作，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，不屈不挠地为保护祖国文物、推进全国文博事业而奋斗。

他上任伊始抓的第一件大事是故宫的重新开放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为阻止红卫兵进故宫“破四旧”，从1966年8月18日起，故宫就关闭了。周恩来告诉王治秋，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，还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都被红卫兵砸毁了，要他抓紧故宫的恢复工作。王治秋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商定了故宫的整改方针，确定为“原状陈列、个别甄别、文字斟酌”。1971年7月5日，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。

王治秋抓的第二件大事，是举办“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”。1971年春，王治秋给湖南、陕西、湖北、安徽、河南、新疆、山东、北京等1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行文，抽调各地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到故宫参展，并要求每单位出两名工作人员随展。这一活动不仅让文物工作得到一定恢复，而且大量文物干部得以保全。这时的王治秋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，几乎从早到晚和大家干在一起，有时中午就自带馒头等干粮和大家一起吃。外省来的工作人员发现满头白发、一脸苍老的他是一个工作认真、待人亲切的“好老头”，对他都很敬重。

王治秋抓的第三个大事，是《考古学报》《文物》和《考古》三本杂志复刊。当时全国学术刊物一片荒芜，这三份文物类杂志可谓复刊独早。

1971年7月9日，基辛格秘密访华。以此为契机，7月1日，“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”在故宫慈宁宫开展。7月5日，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。7月22日，《文物》等三本杂志复刊。王治秋的三板斧全部完成。

利用这几个大项目，王治秋陆续将文物局在干校劳动的人员调回。王治秋还争取将集中在干校劳动的文化部的不少秀才、笔杆子，调到“图博口”。一时间，文物局所在的老北大红楼群英荟萃，成了藏龙卧虎之地。

70年代，国内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。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臏兵法》竹简，湖南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帛书，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发现唐代简牍，湖北睡虎地出土了秦简，安徽古堆汉墓发掘出汉简等。王治秋决定邀请国内顶尖学者和专家参与对这批出土简牍、帛书的整理工作。唐兰、商承祚等十几位大学者齐聚沙滩红楼。在“批林批孔”的一片喧嚣声中，红楼成了一方难得的学术净土。

王治秋集战士、文人、学者、领导于一身，他不仅是位实干的革命家，他的文笔也一直享有盛誉。他的小说《青城山上》和文中的诗歌在解放前就被传诵一时。他写的怀念李大钊、吴可、潘漠华等烈士的文章充满深厚的革命情谊。他对新中国发自内心的热爱，所写的《车如流水马如龙》等散文充满强烈的新旧对比，总是有一种催人奋发的力量。

1987年10月5日，王治秋平静地远行。10月23日，他的骨灰从长城望京楼上撒向群山之中。王治秋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我们党的优秀领导干部，他的思想风范、学者品格、敬业精神和千秋功业，在文博界至今广为传颂。

雨后，天晴。万物清明。倚着办公室的窗子朝外看，心情因为窗外的一切，轻爽得不得了。怎么能不愉快呢？你看啊，天空碧蓝、明净，云朵洁白、轻盈。如果，我长有翅膀的话，我一定会飞出去的，飞向万里长空，飞向那广阔的原野。

大概是连日下雨的原因，总感觉那偶尔露下脸的太阳含着太多的水分，照射在大地上的太阳光，都是湿漉漉的。现在不了，此时此刻，窗外，阳光明灿灿的，照在草地上，照在树上，照在盛开的花朵上。草和树叶因为阳光的照射，显得更加翠绿，翠绿醉眼又醉心，风轻掠过时，那翠绿就缓缓地流淌起来，流向远远的地方。

远外的地方，并不是很遥远，是相对于我所处的窗子这个位置来说的。那是一片广阔的秧田，秧苗青青，欣欣向荣。看来，丰收在望呢。一个扛锹的农人在田埂上走走停停，我敢肯定，他和我一样，心里充满了欢喜。有一白的颜色在秧田若隐若现，不用猜，定是觅食的白鹭。现在，见到白鹭已是寻常事，沟渠、河边、水塘、田野里，常常能见到它们优美的身影；有时候，它们也会停歇在树荫之上，悠然自得，惬意闲适。

将目光移向右前方，看到缕缕炊

烟升向天空，有人在做早饭呢。炊烟升起的地方是一座小村庄。那里我曾多次去过，六七户人家。家家是白墙红瓦的二层小楼，楼前有院，院里有花。房前屋后，树木高大繁茂。这是一个令我向往的地方。庄户里久居的多是老人。老人们告诉我说年轻人都去都市里做工去了，到了年节的时候才会回来。老人们居家，尽其所能，种些时鲜蔬菜，饲养鸡鸭数只，庄子里鸡犬声相闻，无限生机。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里写到的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”这里，应该是它最好的写照了。

看到炊烟，我倍感亲切。是有多久，有多久没有看到炊烟了呢？炊烟袅袅，诗意又浪漫，温暖又踏实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啊！炊烟，在过去年以柴禾和秸秆为主要燃料的农村最为常见。现在，人们生火做饭普遍使用用电和燃气，炊烟就极少见了。炊烟

夏日炎炎，太阳炙烤着大地，空气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燎烤。抬头四望，路边的小草蔫了，树枝耷拉下脑袋，柳树也无精打采地垂着枝条，让人感到阵阵烦躁和疲惫。周末坐在书房里，望着不愿离去的红日，煮一壶清茶，品茗消暑，成为我的独特享受。茶香袅袅，不仅带来一丝清凉，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

煮茶的过程，就像是一场与炎热的较量。首先，要将清水倒入茶壶，待其煮沸，然后放入茶叶，用茶匙轻轻搅拌。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，水也在茶叶沉浮间变幻莫测，释放出淡淡的清香，仿佛是在诉说着它们相互成就的故事。渐渐地，茶色色泽越加明亮，香气随着空调风飘进鼻腔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一口。